

上党八音会现状调查

王 亮 赵海英 郭 威

“上党八音会”是一种流传于山西东南部的民间吹打乐，2006年被列为“全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本文考察该乐种在音乐本体、表演技巧、表演场合、演出形式、组织机构、计酬办法、包装宣传、流行区域、社会影响、政府保护等方面的现实状况，对其现状特征、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总结，以期在当前我国民间音乐整体衰微的境况下，给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提供个案参考。

一、乐种概念

“八音会”起于何时，众说纷纭，已无从可考。关于“八音会”的概念内涵，有两种说法。第一种：“上党八音会”是一种流传于晋东南的民间吹打乐。中国古代把制作乐器的材料分为“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”八种，所以当地人就将乐器称为“八音”，将各种乐器合在一起演奏，叫做“八音会”。这是一种较为通常的说法。第二种是乔健、刘贯文、李天生在《乐户：田野调查与历史追踪》（2001）一文中提出的：参与音乐演奏活动的人都是一般平民，是所谓的“良家子弟”，他们起初可能只是纯娱乐性的业余表演，发展到后来，出现了以此为业的谋生者。为了与乐户伎乐相区别，表明自身绝非贱民而低人一等，这些人特意以“八音会”自称和标榜。这种说法的要旨在于“八音会”是用来区别于“乐户”的。我们认为，所谓的“良家子弟”之“八音会”，或可能只是晋东南民间吹打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，受“乐户”影响而产生，在音乐上与“乐户”并无二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渐与“乐户”班社活动相融合，成为传承中国传统音乐的“乐户”的一种演变和延续，后来，当地人逐渐将所有的民间吹打乐演奏形式都称作“八音会”了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20世纪80年代编纂的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·山西卷》，并没有列出“上党八音会”这一“乐种”。其所收录的晋东南地区民间器乐品种为鼓吹乐四种：长治唢呐牌

子曲、屯留唢呐牌子曲、长子唢呐牌子曲、壶关唢呐牌子曲、吹打乐五种；晋城唢呐套曲、长治唢呐套曲、平顺唢呐套曲、沁县唢呐套曲、壶关唢呐套曲；锣鼓乐一种：上党锣鼓。这些品种的名称是当时音乐理论工作者根据既有的乐器配置、乐曲结构等来自行确定的，其实在晋东南民间根本没有这样的划分和称谓。当地人习惯于将所有的“鼓吹乐”、“吹打乐”和“锣鼓乐”都称为“八音会”。由此，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·山西卷》编辑体例下的器乐品种并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。依据当地约定俗成的习惯，我们认为，应当以“上党八音会”来统称晋东南地区的器乐演奏形式。

二、现状调查

2007年3月至11月，山西大学音乐学院“上党八音会调查”课题组成员^①对“上党八音会”进行了田野考察，考察区域遍及该乐种主要活动的晋东南全区2市19县（区），采访对象100余人，其中包括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·山西卷》的长治、晋城乐种的撰稿人、“上党八音会”的民间艺人、研究专家、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士等^②。通过访谈、随团活动、观看演出、录音录像等方式，对“上党八音会”在晋东南地区的现状做了较为全面的了解。

1. 音乐本体。当下的“上党八音会”在音乐本体方面，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，有多处发展变化。

1.1. 乐律、乐调与乐谱。由于现在的“上党八音会”班社均加入了电声乐器，因此在乐律方面虽仍以五度相生律为主，但已明显受到十二平均律的影响，在演奏创编的前奏、间奏等音乐片段时，尤其如此。乐调方面，已基本与当下通用的调高、调名相统一，只是艺人们仅重视调高（1=？），并不十分重视调式。乐谱方面，当地艺人在实际演出时通用简谱，工尺谱少用。对工尺谱的掌握情况，依年龄而呈现不小的差别，35岁以下者，几乎无人识得，35—50岁的艺人中，能够熟练掌握者也不多见，50岁以上的艺人对工尺谱熟练运用程度，相对要高些。随着近二十年来各种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大众法律意识的提高，当地艺人逐渐认识到传统工尺谱自身的价值，有大量的收藏。由于艺人们已有较强的所有权、知识产权意识，对于古乐谱倍加珍视，不轻易示人。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调查研究和资料收集、整理工作带来不便。

1.2. 乐器。当下的“上党八音会”在乐器使用方面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分类	原传统乐器	现常用乐器	现加用乐器	备注
吹奏类	唢呐、笙、口咪、唢	唢呐、笙、唢	小号、长号等西洋吹管乐器	“口咪”现已不用
拉弦类	高音呼胡、中音呼胡、老呼胡	板胡、刷琴、二把、二胡、中胡、大提琴	老呼胡、小提琴、中提琴	高音呼胡、中音呼胡现已不用
弹拨类	扬琴、琵琶、三弦、月琴、秦琴	扬琴、琵琶	三弦、月琴、秦琴	弹拨类乐器是建国后才逐渐新增的
打击类	老鼓、同鼓、挎鼓、锣、梆子、镲、鼓板、云锣	老鼓、同鼓、挎鼓、锣、梆子、镲、鼓板	木鱼、渔鼓、筒板（演奏阳城道情中使用）	锣、鼓、镲均有大小组合；云锣已不用
电声类		电子琴、电子鼓、电子贝司		编制较小的乐队，常用电子琴左手代替贝司低音

从以上所述情况,我们不难看出,如今相当一部分“上党八音会”班社,除了传统的唢呐、笙等民族乐器外,普遍加入电子琴、电贝司等现代电声乐器,并使之成为“八音会”经常使用的重要乐器;有些乐班还加用小号、长号、小提琴等西洋乐器,这使得音响更为厚实,音色更为丰富。另一方面,在“上党八音会”成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后,一些有“保护意识”的班主在一些演出场合将加入的西洋乐器摒弃,使之尽可能恢复传统面貌。例如,泽州县东沟镇马村陈小宁“新太行艺术团”就将传统的“八音会”乐器单独列为一个器乐演奏组合。

从乐人使用乐器的角度来看,传统的“八音会”人员配置非常高效。据高平市原村乡秦城村“乐户”后人韩晚则讲:“这叫‘七紧八慢九消停’。就是说七个人演奏,几乎每人除了自己演奏的乐器外,都得轮番再兼奏别的乐器,所以是紧张紧张的;八个人演奏,大家就相对轻松些;九个人的班社演奏,不但不紧张,每个人还有各自发挥技巧的空间和余地。”就现在的整体状况而言,大部分传统民间“上党八音会”班社活动时,一般在十人左右,鼓一人、唢呐一至二人、笙一至二人、板胡一人、二胡一至二人、大锣一人、小锣一人、镲一至二人。但在实际表演过程中,经常有“串口”(本乐器闲置者,演奏其它乐器)的现象存在。加用西洋乐器的班社,人员配备要相对多些。

1.3. 曲目、曲牌。现今,“上党八音会”的演奏曲目、曲牌,在既有的传统基础上,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借鉴姊妹艺术,加入新的成分,较常用者如下:

传统曲目 曲牌	1. 民间器乐套曲:如[大十番]曲牌有盘头、万花灯、武夜城、慢流、文夜城、七五三、柳春景、挂花灯、紧流、收江南;[小十番]曲牌有小盘头、背鼓下山、踏青、磨斧、招军、求医、闹端阳、下河南、小金枪、耍孩儿;[十样景]曲牌有老八板、圪咂嘴、卖膏药、万年欢、西洋景、打雁、钉缸、秦腔秧歌、西火腔、赶卷,等等。 2. 唢呐牌曲:扬州傍妆台、迎仙客、朝天子、一枝花、清鼓、出字傍妆台、山坡羊、五福荣、风入松、水龙吟、大泣颜回、醉太平、五马、红绣鞋、周龙滚、跌落金钱、靠山红、戏牡丹、红绣针、节节高、大开门、万年花、小开门、石榴花、铛铛鼓、八角鼓、采花等。
演奏地方 戏曲、曲 艺、民歌	① 上党梆子板腔:中四六、花腔、一串铃、四十八榔、四六板、垛板、三套板、葡萄架、大板等。 ② 上党梆子唱腔选段:《五福堂》、《杀四门》、《吴汉杀妻》、《秦香莲》等。 ③ 上党落子唱腔选段:《灵堂计》、《穆桂英挂帅》、《杨七娘》等。 ④ 豫剧、曲剧选段:《朝阳沟》、《卷席筒》等。 ⑤ 上党地区说唱音乐。 ⑥ 地方秧歌。 ⑦ 沁源小调。 ⑧ 左权民歌。
流行音乐	现当代流行歌曲、影视歌曲。

1.4. 表演技巧。“上党八音会”历来都以“火爆、粗犷、高亢、豪放”的风格而著称。除了演奏技巧之外,还有许多表演方面的技巧,例如:吸碗、顶灯、转盘、耍牙、抡铡刀(八把)、鼻吹(一或二支)、一人同时吹二或四支唢呐等等。据笔者调查,在当下的“上党八音会”演出中,这些技艺已不多用,仅有“一人多吹”和“鼻吹”较为常见。

“上党八音会”从音乐表现形式上分“文场”和“武场”。传统的文场包括前文中提到的吹、拉、弹三类乐器,武场则为鼓、锣、镲、梆等打击类乐器。文场突出唢呐吹奏技巧,要求吹奏者不仅大、中、小各种唢呐和口咪都能运用自如,而且还要吹奏出喜、怒、哀、乐、怨等不同的感情色

彩,不仅能吹奏各类歌曲,而且能吹奏整本戏文;不仅能“文吹”,而且能“武吹”(如吹奏时,口咬铡刀,刀的两端还咬挂两桶清水);不仅有独奏,而且有祖孙父兄等多人联袂吹奏。是否有几个好“吹家”,是衡量一个“八音会”班社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准。武场突出鼓、锣、镲,“鼓佬”(或称“掌鼓板的”)不仅负有指挥和掌握演奏节奏情绪的责任,而且击鼓要做到花样迭出,令人心动,锣、镲不仅要节奏有致、嘹亮利落,而且上下舞动,至高潮处常会将手中锣抛向数米高空,随手接来,继续按节奏敲打。这种吹打轮番、文武唱和、互为激励、相呼相应、配合默契的演奏技巧,兼顾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,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。在笔者对“上党八音会”演出现场进行采访中,观众的掌声、喝彩声常常贯穿整个演出过程。

2. 生存状况。据各县(市、区)文化部门在册登记及实地调查走访所得资料初步统计,整个晋东南地区相对固定的“上党八音会”表演团体600余支,从业人员6000余人;人员收入基本同于当地中高收入者,流行区域为晋东南全区,城乡无明显差异,其中部分乡村还有由村民自发组织的业余演出队。此外,还出现了与之相关的专门以提供舞台、灯光、音响为职业的个体经营户。

2.1. 组织机构。“上党八音会”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。

2.1.1. 家庭式。以泽州县大东沟镇马村陈小宁“新太行艺术团”为例。

陈旭太(父)	长子	陈小六
	次子	陈小晋
	三子	陈小宁
	四子	陈艺

父亲陈旭太,吹、拉、打,各种乐器样样精通,在演出中负责填空补缺;长子陈小六,主要负责打击乐(鼓、锣、镲)和走场戏的主唱;次子陈小晋,主要负责灯光、音响,也常在人手不够时兼奏胡琴和打击乐;三子陈小宁,主要负责“台口”联系和演出排练,他是“新太行艺术团”的负责人,擅长演奏唢呐、笙等乐器,民族打击乐、爵士鼓演奏技巧也相当娴熟;四子陈艺,毕业于晋城艺校,主要演奏电子琴,有时也演奏打击类乐器。

2.1.2. 师徒式。以高平市女子民间演出团师徒谱系为例。

王起胜(师)	王艳芳(王起胜之女,唢呐、唢)
	韦晓霞(鼓板)
	贺晨芳(中镲)
	程佳佳(笙、二胡)
	张毛毛(锣)
	常玉玲(板胡、剧琴、京胡)
	许丽红(二胡、铜器)
	程慧(电子琴)
赵婷(笙、唢呐)	

王起胜是这个班社的师父兼班主,同时也负责联系演出。班社全体成员中,最大的20岁,最小的15岁,平均年龄17岁。部分孩子初中毕业后,由于经济困难上不起高中,便随王起胜学艺、演出。平日里吃住就在王家,每天的事项就是学艺、练功、排练,很少回家。如有“台口”就随师父外出演出。每个月下来,每人按照从艺时间长短及演出中所起作用,获取相应的报酬。打鼓板的韦晓霞介绍,她学艺时间最长,已三年半,一年下来可以挣到几千块钱。

2.1.3. 攒班式。这种形式,在当地经常见到。人员不固定,经常是有了演出“台口”,一人一张罗,几个人就攒班开演,然后按劳分酬。

2.2. 演出。通过调查发现,20世纪80年代以来,“上党八音会”更多地向综合性演出发展,演出市场良好,乐人们的经济收入在当地属于中高水平。

2.2.1. 演出形式。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,占领市场,赢得包括青年人在内的广大观众,近年来许多“上党八音会”班社在演出中,除了传统的吹打和咋戏外,大都增加了戏曲和歌曲演唱的形式(仪式用乐和比赛除外)。如遇高报酬演出,根据主办方要求,有时还加电声、魔术、杂技、舞蹈等形式,以吸引观众,营造气氛。

[案例一]

调查时间:2007年7月19日

演出地点:高平市寺庄镇王报村村民段蚕旦家门口

演出事由:丧葬仪式

表演团体:高平市寺庄镇王报村郭满胜“八音会”班社

演出场面:乐班一部分艺人(唢呐、笙、锣、鼓)在灵棚下配合仪式吹打,大约有二十分钟左右后,暂告一段落。在为死者棺材搭建的布棚正前方,歌手演唱流行歌曲,边唱边舞,艺人们用电声乐器或放录音机伴奏带伴奏。歌手演出很投入,村民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。

2.2.2. 演出计酬。由于晋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,各地“八音会”班社的收入也有差异。比较而言,活动在长治北部沁县、武乡县一带的班社整体收费较低,而长治其他县区和晋城绝大部分县区收费标准则相对较高。大体如下:乐班计酬一般以一场为单位,根据演出场合、乐班人数和艺人水平等因素,每场收费在500—2000元不等。一般情况,开业庆典由于时间短,只为烘托气氛,因此对乐班人数和水平要求不很高,费用在500—800元;婚嫁红事对乐班人数和水平要求相对较高,费用大约在1000—1500元;丧葬白事是民俗活动中人们最为看重的,相应地对乐班各方面的要求都较高,加之“八音会”要伴随丧葬仪式一夜一日(一般为当日下午至次日中午),所以费用一般都不低于1500元。本课题组2007年8月30日跟踪采访泽州县陈小宁班社在泽州县下村镇一场丧葬仪式演出(见下案例三)时,据班主陈小宁讲,他们操办这样的一场演出大概收费5000元左右。

艺人报酬是按照所奏乐器、演奏水平、出演时间综合考量进行分配的。作为演出核心的“大把式”收入最高,每场一般为150—200元,逢年过节时,还会再提高价码;“二把式”每场收入大约100元;“跟班”或能上手的“学徒”,每场收入为50元左右,随着技艺的长进,报酬也会逐渐提高。据当地班主介绍,他们乐班的演出基本是一年到头的,很少有休息的时候。这样,按照每年150场演出计算,乐班艺人一年最少能够收入到7500元。

还有一点需要指出,无论是长治还是晋城,当地比较有名的班主或唢呐演奏者,大部分都在市区或县城购置有住房,有的还买了“私家车”。可见,“上党八音会”在当地巨大的民俗市场中发展良好。

3. 流行区域。由于晋东南“三山夹两盆”的地形和历史上形成的泽、潞两个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影响,“上党八音会”也形成了以晋城和长治两地为中心的分布格局,辐射到晋东南各县,并影响到晋中榆社、左权,河北涉县、武安等地。

从业人员的分布,晋城地区以泽州和高平最为密集,在泽州、高平两地拥有为数不少的“好把式”。如泽州大阳镇黄一宝,泽州大东沟镇陈小宁,泽州下村镇李虎替、段军利,高平市肖河,高平市米山镇暴广义、暴文义等等,他们都是晋城“八音会”行业中最著名的人物。在他们的带动下,1990年晋城“八音会”《上党春色》应国家文化部邀请进京,在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演出,获部级奖;1999年全国第九届“群星奖”比赛中,晋城参赛节目《上党八音渔鼓韵》获国家级金奖。长治地区的从业人员主要以长子、潞城、壶关和长治县较为集中。据长子县文化馆2007年组织消夏晚会时对该县“八音会”班社的粗略统计,仅长子一县就有班社近百个,从业人员近千人。而潞城、壶关县则是“乐户”后人聚集较多的地方,在当地影响颇大。

4. 演出场合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,“上党八音会”的演出场合在传统基础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。传统意义上的“上党八音会”是与民俗结合依附共生的,其作用主要是敬神祀神、祈福禳灾和礼俗科仪。据泽州县老艺人尹保太介绍:“20世纪40年代以前,每逢庙会赛社,八音会乐手少则十几人,多则几十人倾班出动,队前高举写有八音会名的横幅,随后排列着开路马号,马号细长无嘴,长于营造气氛,‘呜—呜—’的嘶鸣长音,令人心神激荡。乐手们身穿长袍大褂,颈插三角彩旗,手执各种乐器,边行进边演奏,锣鼓喧天,热闹非凡,场面十分壮观。”

近年,随着各级政府对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,当地已经有部分地区恢复“赛社”活动。以长治市潞城翟店镇贾村碧霞宫迎神赛社活动为例,2004年,长治市民间赛社研究会在贾村成立,2006年,“赛社与乐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”在贾村召开,并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迎神赛社活动。当下的晋东南地区大型的迎神赛社活动虽不多见,但民间庙会却十分兴盛。各地每年春秋两季(有的地方是春、夏、秋三季)都有固定的日子举行庙会(当地政府称为“物资交流会”),这些日子都与当地民间敬奉的某个“神明”的生日有关。在“庙会”中,请“八音会”敬神祀神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传统习俗。

[案例二]

调查时间:2007年8月14日下午16:30

演出地点:长治市潞城市店上镇河湃村古佛寺

演出事由:庙会

表演团体:原建斌音乐艺术团

观众人数:60—70人

观众年龄:各年龄段均有

观看状态:整个演出场地四周围站满观众,人们神情较为专注地观看演出,人群中不时地传来掌声和叫好声。

除了迎神赛社,在民间的婚丧嫁娶、乔迁祝寿等民俗活动中,“八音会”也是不可缺少的。当地人称结婚、寿辰、乔迁时的“八音会”分别为“闹喜”、“庆寿”、“暖房”,称白事时的“八音会”为“闹丧”。在这些民俗场合中,“八音会”乐手围坐成场,或演奏音乐、或吹奏戏文或演唱戏剧,俗称“坐场戏”;有时根据现场演出的气氛和演出情绪,技艺较高的艺人还会穿起戏装表演,俗称“走场戏”。

[案例三]

调查时间:2007年8月30日晚20:00

演出地点 :晋城市泽州县下村镇下村二仙庙前

演出事由 :丧葬仪式

演出人员 :20—30人

表演团体 :泽州县大东沟镇马村陈小宁“新太行艺术团”

观众人数 :400—500人

观众年龄 :各年龄段均有

演出场面 :二仙庙前左侧前方搭起一个15m× 10m的大舞台(以前演出,“八音会”多在灵棚下演出,称为“烘棚”,但为了演出效果更好,一些有创见的“八音会”艺人,把演出场地搬到了舞台上),舞台前围满观众,演出气氛热烈,每逢演奏者表现夸张技巧时,台下观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。

20世纪80年代以来,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,“上党八音会”还广泛用于诸如开业庆典、文艺演出(如节日庆典、消夏晚会)等新的场合。

[案例四]

调查时间 :2007年8月9日

调查地点 :长子县府前南广场

演出事由 :长子县消夏晚会

表演团体 :长子县文化局选出的18支“八音会”班社

观众人数 :5000—6000人

观众年龄 :各年龄段均有

观看状态 :人群布满整个广场,舞台前方有部分观众自带座椅,绝大多数观众较为专注地观看演出,对每支演出队伍都报以热烈的掌声,人群直到演出结束才散去。

此外,随着“特色旅游”的兴起,“上党八音会”以地方特色民俗表演与当地旅游业相结合,开始了一些新市场的探索。如晋城市阳城县皇城相府的“八音会”表演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。

[案例五]

调查时间 :2007年5月1日

演出地点 :皇城相府内

演出事由 :旅游项目

演出时间 :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3点

演出人员 :8—10人

表演团体 :阳城县“八音会”班社

观众人数 :1000人左右(旅游旺季观众较多)。

观众年龄 :各年龄段均有

5. 包装和宣传。与传统的演出形式相比,当下的“上党八音会”开始注重音乐以外的包装和宣传,例如:将演出场地从传统的“撂地表演”改为搭建临时舞台,注重演出服饰的统一、美

观,注意灯光、音响的运用,演出中加入主持人串场,整场演出更趋向于类似舞台化的“文艺专场”。

此外,当地的民间乐班还开始利用现代传媒进行宣传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,晋城、长治两地的“八音会”艺人已经开始大量录制音像制品销售,并将自己的班社冠以“音乐团”、“艺术团”等时尚名称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,他们通过相关部门提供的专门网站、网页进行网络传播。近年来,网上还出现了专门的论坛和博客,这也成为“上党八音会”的又一传播渠道。

6. 相关行业的介入。随着“上党八音会”良好的发展态势,当地其他行业也开始介入“上党八音会”班社的运营机制,诸如当地的音像出版公司、音响及灯光销售商、演出团体(个人)、演出公司等,它们都将“八音会”班社作为其长期服务(或合作)的客户之一。它们的介入几乎是“全程性”的:预定演出——搭建舞台——演出中的灯光音响、主持、串场节目——录制音像——出版销售——宣传——推广演出,这个过程不仅是递进式的,而且具有“循环反复”的特点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某些行业的经济增长,而这些行业的介入也使得“上党八音会”班社具有了一些现代行业的特征和性质,从而形成了一个文化产业链雏形。

7. 当地政府的保护工作。随着保护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呼声的日益高涨和一系列保护政策的相继出台,晋东南各地政府对“上党八音会”实施了较为积极的保护措施。这些措施体现为:积极申报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项目,确立“八音会”代表性传承人,举办各种形式的“八音会”比赛,为“八音会”提供更多的舞台演出机会,加大研究、整理的力度以及建立专门的宣传网站等。如“2007中国·晋城棋子山国际围棋文化节‘国土杯’上党八音会擂台赛”就是当地政府对“八音会”进行扶持保护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。

[案例六]

比赛名称 2007中国晋城棋子山国际围棋文化节“国土杯”上党八音会擂台赛

举办时间 2007年8月8日晚—8月10日晚

比赛地点 晋城市物茂广场

主办单位 晋城市文化局

参赛队伍 来自各县、市的19支代表队

参赛曲目 要求以上党地区民间音乐素材编创,内容健康向上,既突出地方特色,又有时代风格。

奖项设置 一等奖一名,奖金10000元,二等奖两名,奖金各5000元,三等奖三名,奖金各3000元,优秀奖六名,奖金各1000元。当场评分,现场颁奖。

三、综合分析

从整体看,相比其他民间音乐品种而言,“上党八音会”的发展态势良好。班社数量和从业人数都相当可观,晋东南地区19个县(区、市)每县拥有“八音会”班社数量都在30个以上,从业人员总数6000余人,从业人员年龄跨度为15—60岁,其中20—40岁的中青年占总人数的50%以上;从业人员的生活状态整体良好,平均收入超过当地平均收入水平;同时,随着当地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,尤其是随着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”工作的开展和深入,“八音会”艺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。

1. 现状特征。通过调查,我们发现当下流行于晋东南地区的“上党八音会”具有以下新的

特征。

1.1. 班社组织呈现不稳定性。我们在考察时注意到,在“八音会”结构组织的三种模式中,“攒班式”的情况越来越多,艺人不再只参加或只服务于一个班社,而是同时属于多个班社,并且常常身兼经纪人、临时班主、演员,艺人们在行业中有了更多的选择。这种特征的出现说明:传统“家族式”、“师徒式”的班社结构正在被打破,艺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,即艺人与班主不再是从属关系,而成为合作关系,艺人之间有了更为自由平等的对话空间。随着这种自由选择程度的加深,艺人的流动性也必然加强。由于经济利益使然,这种流动性所表现出的规律是:技艺高超的艺人流动性大于技艺一般的艺人。

这种“攒班式”的组织结构,一方面对艺人的约束性降低,另一方面又对于艺人的技艺水平要求较高,从现代市场竞争角度看,具备“优胜劣汰”的特质。从积极的意义上讲,这种组织模式的流行,在一定程度上促进“上党八音会”技艺水平的提高。在对泽州县“八音会”的调查中,我们还发现,有许多班社曾多次获得国家级、省级奖项,并多次在北京、深圳等地演出,而他们在参加这些大型演出或比赛时,常常要高薪聘请其他班社的名艺人加入。

1.2. 音乐本体显示开放性。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,“上党八音会”在乐器使用上,由过去几乎全部为民族乐器,变为在此基础上普遍加入电子琴,有时还加入铜管乐器,演员人数也不再受“七紧八慢九消停”的局限,在乐谱使用方面,由过去一部分人用工尺谱、一部分人用简谱、一部分人不识谱,发展到几乎所有人都能看懂简谱,有个别毕业于音乐院校演奏西洋乐器的人还使用五线谱;在律制上,由过去的单一五度相生律,变为五度相生律与十二平均律(电子琴类乐器)混合应用,加用铜管乐器后,则出现了五度相生律、十二平均律、纯律三种律制的混合应用的情形,在所奏曲调上,在过去较规范的器乐曲牌、戏曲腔调基础上加入曲艺、民歌甚至流行歌曲曲调(有时还穿插声乐演唱的形式);曲调的连接也不再严守过去的传统规律和方法,加工、改编、新创作旋律的现象时能见到。

1.3. 表演开始注重时尚性。为了增强演出效果,吸引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,越来越多的班社在演出中开始注重服装、演员的肢体表演、舞台灯光、音响等与音乐的配合。这说明,“上党八音会”已开始注重音乐表演的时尚性和观赏性。

如阳城县北留镇皇城相府“八音会”艺术团,其中,女艺人站着演奏二胡的表演方式显然仿效了“女子十二乐坊”(泽州县川底镇董山村、阳城县町店镇桃平村、高平市城区等地甚至还涌现出均为女性艺人的“女子八音会”班社),演出时给人一种青春、靓丽、新潮、时尚的感觉。艺人们对于服装、灯光、表情、动作等方面的注重,无一不是在增强“八音会”演出的视觉效果,增强它的观赏性。这作为一种外部包装,一种精致化的修饰,对“上党八音会”的传承与发展应当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2. 存在问题。在我国社会正在进入现代化转型时期,“上党八音会”同很多传统音乐品种一样,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。

2.1. 整体艺术水平亟待提高。从调查的数据来看,晋东南地区“八音会”团体数量可观,但整体水平不高,并存在两极分化现象。当地的一位民间艺术研究专家评价说:“好的极好,差的极差,好的不多,差的不少。”这种现象的出现,可能与近些年来“八音会”行业发展过快有关。随着政治的宽松、经济的发展、民俗“市场”的扩大、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,不少人看到“八音会”行业日益“火爆”,收入可观,在经济利益驱动下,一窝蜂地加入到“八音会”行列,使得整个行业人数迅速增加,整体质量却明显下降,出现了“八音会班社易寻,好吹鼓手难找”的尴尬局面。尽管也有一些从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加入进来,但由于目前我国院校音乐教育与民间音

乐传承基本是两个相互封闭的系统,在度过必要的适应期之前,这些受过西方音乐思维系统训练的学生们的加盟对“八音会”整体艺术水平的提高不会马上产生正面的影响。“八音会”虽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,但这种发展需要时间,需要在“市场规律”和“艺术规律”的制约下,进行自觉地调整。

2.2. 班社组织结构松散带来负面影响。前面我们谈了“攒班式”结构在当前“八音会”发展中显现出的一些优点,但事物都有两面性,班社组织结构长期的松散则有可能导致某些传统的流失。临时“攒班”出演,这种自由性带来的负面结果是由于师承不同的乐人,无充足时间进行排练,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磨合,所奏曲目常常流于应付,有时甚至只演奏完整乐曲的某一部分,长此以往,使得传统曲目的艺术性下降,甚至导致传承的不完整性。班社的风格特色被削弱,青年人习乐缺少了必要的规范。由此,我们认为,在研究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保护工作时,应当深入研究其实际传承中“保持怎样的传统和如何保持传统”的问题。

通过调查我们看到:“上党八音会”在晋东南地区丰富的民俗活动中生存状态良好,并开拓出一些新的发展空间,这在当前我国民间音乐整体衰微的情况下,无疑给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以很多有益的启迪。“上党八音会”的良好发展建立在晋东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、丰富的民俗活动、民间艺术家的可贵创造、当地政府积极而合理地保护与扶持的基础上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它定会不断发生新的变化,不断取得新的进展,对此,我们和后继者将持续地关注下去。

- ①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课题组成员:王亮、赵海英、郭威、柳亚飞、常晋霞、郭晓会、王飞宇、傅臻清,其中郭威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。
- ② 本课题组成员分别采访了当地文化部门的领导:晋城市文化局局长张秋旺、长治市文化局副局长王云尔,长治市群艺馆馆长李有根,黎城县文化局局长王苏陵,长子县文化馆馆长韩锦绣,晋城市原文化馆馆长李立山,沁水县文化局局长柴粉香,沁水县文化馆副馆长王万红等;当地民间音乐研究专家:襄垣县王德昌,黎城县高俊梁,晋城市栗守田,泽州县王丙生,高平市肖河,武乡县王充理,沁源县刘振国等;当地著名艺人:襄垣县崔和平,黎城县申爱龙,沁县田天平、刘建新,长子县索忠秀,潞城市曹建国,泽州县尹保太、秦银顺、陈小宁,高平市暴锁才等;当地著名民间乐班(现多称“音乐团”或“艺术团”):长子县索忠秀民间音乐团、长治市原建斌音乐团、黎城申爱龙音乐团、沁县四毛乐团、沁县建新艺术团、武乡县春蕾艺术团、武乡县韩晋忠八音会、武乡县东沟音乐团、沁源飞翔乐团、泽州县黄一宝阳阿八音会艺术团、泽州县陈小宁新太行艺术团、泽州县段军利长河八音会乐团、沁水县王买宏宏声艺术团、沁水县王氏鼓乐班、阳城县徐小龙班社、高平市韩家艺术团、高平市暴家艺术团、高平市女子民间演出团等。

(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)

责任编辑 容明